



繼 續 談 鬼

念 生

從前在佛學雜誌，曾寫了一些談鬼的文字，近日偶檢舊報，在去年九月九日的新生報上，有李元慶譯的「科學家談鬼」一則，我因這個標題，頗有所感，現在照原文抄錄下來，再談一番：

怪力亂神，儒者所弗道，近年來中國的報章雜誌上，亦很少談到。想不到最近外國科學書籍上，却反而在大談特談了。

不過，科學家談鬼說怪，和小說家們筆底下純粹的幻想方式不同，他們注重分析，更重證據。用攝影機留下鬼影，使人見了心驚肉跳；用錄音機留下鬼音，使人聞之毛髮悚然！

下面幾個故事，是他們研究後得到的初步結果。

美國都市煉油公司「水鑽號」油船，不幸在太平洋上失火，雖經撲滅，可是已有兩位水手葬身海底，這原是海上時常會發生的事情，然而不久，却接着發現了奇蹟。

第二天傍晚，船上有一位年輕的船員，在走廊上閒眺，忽然看到甲板上兩個頭，仔細一看，竟是昨天掉下海裡去的那兩位水手的頭！不禁嚇得魂飛魄散。不一會兒，那兩個頭便逐漸消逝了。

接連幾天，那兩個鬼頭，老是出來與人見面。每次露面的時間，約有數秒鐘。後來船泊新奧爾良港，那位船員，上岸買了一捲軟片，接連拍了六張照片。待到洗出來一看，前面五張，都是青天碧水，第六張則赫然見到那兩個鬼頭！

人死後究竟會不會以某種方式來與世人見面？換句話說，會不會再顯露原形？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

假如你把這一類問題去問美國心理研究協會請教的話，他們會告訴你更多有趣的「鬼故事」和很多驚奇的「鬼證據」。

美國阿拉巴馬州卡羅頓法院內，因為曾經煉死一個名字叫做威爾斯的犯人，後來路過那裡的人，便時常會見到最高一層的樓窗上，露出威爾斯的「鬼臉」，並經人攝得照片為證。那座房屋為美國有名的凶宅之一。

當福克司夫婦和他們的兩位女兒，遷入耶司訥地方鄉村一座小屋以後。沒有幾天，便聽到牆壁內有腳步的聲音，並有以手拍牆的聲

響，一天晚上，二姑娘硬着頭皮道：「鬼先生，請你依照我的樣子，連拍三記手。」果然便接着聽到拍拍三聲！再試拍幾次，都是這樣。她嚇極了，便把她的母親喚醒。她母親接着問鬼先生大姑娘和二姑娘今年各已幾歲？先聽到十三拍，又聽到九拍，都答得不錯！再問：「你究竟是不是鬼？假如是的話，請你拍兩次。」果然又聽到拍拍兩聲！

據福克司先生事後調查，才知道這座房屋的舊主人為倍爾夫婦。他倆曾招待過一位很有名的路過商人，可是四週鄰人都說那位商人一進門以後，便沒有再出來過，據判斷已給倍爾夫婦謀死無疑。牆壁內的拍聲，顯然是這位枉死鬼在鳴冤了。（後來有人在地窖內發現那位商人的白骨）

魔術家何笛尼逝世後，他的太太曾在好萊塢大旅社內公開表演和他的亡夫談話。此問彼答，有條不紊，竟把在場的親友們聽得發呆了。

六歲大的小姑娘，白喉逝世。幾年後，她母親在晚上時常看見她在房內「顯靈」。日子一久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後來給英國心理研究所潑頓斯所長聽到這個消息後，便特地帶了幾位助手以及全套科學儀器前去試驗。

那天，他先裝好了攝影機，錄音機，又在地下灑了不少白粉並把門窗細縫糊沒，專等「小鬼」光臨。

當天晚上，「小鬼」果然又「顯靈」了，他問她為什麼時常要來？是不是很想念她的母親！但聽得她很肯定的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事後檢查，已攝得「鬼影」一幀並收到「鬼音」一盤，可惜地下沒有留下「鬼印」，否則當可研究得全盤結果。

以著福爾摩斯偵探小說馳名全球之柯南道爾爵士，晚年亦在專心研究靈魂學。並攝得鬼怪照片多幅。

究竟有沒有鬼？雖然到現在為止。科學家還不能給我們一個肯定的答復，但很多的心理學專家，都認為枉死的人，常會以各種方式，和人接觸或見面，則已有不少事實，可以證明。這却和中國人所說「陰魂不散」這句話，有些不謀而合了。

我對這篇紀載的標題，為什麼頗有所感呢？因為我國一般人的想法，

既是科學家必不談鬼，既談鬼必不是科學家。李先生把這五個字寫在一起，作為標題，好像有意無意中給人一種諷刺，同時也說明了西洋科學家與我們所謂科學不同。西洋科學家是正視宇宙現實，不存成見而加以研究，我們所謂科學，是堅持一己成見，否認現實而予以抹煞。西洋科學家是進步不已的，我們所謂科學是故步自封的。更詳細一點說，無鬼之論，雖然創自我國古代，但在社會上並未發生多大效力。近一世紀，西洋曾有科學家否認有鬼，這個學說，隨着海運大開，到了我國。其實西洋科學家不全主張無鬼，而來到我國的西洋人，也不全是科學家。只是我國在屢敗之後由排外轉為媚外，聽說西洋人由科學強國，便認為每一個西洋人都是科學家，聽說西洋人主張無鬼，便認為每一個科學家都主張無鬼。科學家三個字，與無鬼兩個字，結了不解之緣。好像科學家的條件，只在主張無鬼，而既能主張無鬼，便不愧為科學家。這樣一個時髦頭銜，又是這樣的容易取得，因而全國知識份子，爭先恐後，檢取這個便宜。每人主張無鬼，遍地都是科學家。而同時又由外國運來一頂帽子，給每個主張有鬼的人戴上，叫作迷信。那末我國數千年傳統文化，孔子所說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「鬼神」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？「與鬼神合其吉凶」，「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」，以及類似這一類的話，都成為迷信之談，不值一顧了。我們再平心靜氣的討論一下，科學家應該搜集事實，探討真理，分門別類，各有專精，這與有鬼無鬼有什麼關係？西洋宗教的上帝，頗近我國的神鬼，西洋科學家，對於自然科學，社會科學，研究發明，一日千里，而多數不影響信奉上帝的觀念。即以上帝為對象而加以研究的，其結論亦多在若有若無之間，並不以為迷信。惟有我國，將科學與無鬼併為一談，而談及有鬼即是迷信。關心社會教育的人，更以破除迷信，為重要工作，處心積慮，要將全國人民，都造就成「無神論者」。現在西洋的科學家也談鬼了，我不知道何者算作迷信，只這「科學家談鬼」五個字聯在一起，在我國人看來，真是一句妙文。

誠如譯者所言，「假如你把這一類問題，去向美國心理研究協會請教的話，他們會告訴你更多有趣的鬼故事和鬼證據。」其實這些鬼故事與鬼證據，用不着向美國心理研究協會去請教。我國四千年來，見諸記載的，除了小說部份出於幻想外，所有正史野史，寫得不計其多。只是近數十年，被我國新學派加以抹煞，以致無人閱讀。雖然這樣，而這些鬼故事和鬼證據，在社會上還是不斷的發現。假設你邀十位四五十歲以上的朋友，談及鬼故事與鬼證據，必有半數以上的人舉出耳所親聞目所親睹，保證真實，決非臆造的事實。這在外國科學家，正好作為研究的對象，而我國新學

派，還是持抹煞態度，對於傳播這類事件的統名之曰迷信。在這種唯物氣氛之下，我國不會有像美國心理研究協會那樣組織的存在。雖然在民國初年之伍廷芳博士曾一度提倡，人亡政息，早已烟銷雲散了。

由於外國科學書籍上大談其鬼，證明我國新學派反對有鬼，乃是知識上的落伍。但是我所慨歎的，知識的落伍，關係猶小，道德的淪喪，關係甚大。我國數千年來，以神道設教，使社會中的善人有所勸勉，惡人有所儆戒，與西洋的宗教作用相同。自從新學派反對有鬼，關於鬼故事鬼證據的書籍，因而不得流通。例如明清以來，社會上通行的勸化書籍，都以有鬼為根據。從前窮鄉僻壤，隨地可以看到，並且可以與隨時發現的鬼故事鬼證據，加以印證，給廣大群眾樹立精神上的依託，而維持了道德水準。自從新學派諸位先生，根據無鬼原則一再說明這類書籍，若不絕跡，中國不會強大起來。現在這類書籍確是絕跡了，偶然發現的鬼故事鬼證據，人不願擔迷信之名，也不肯傳述了，中國是不是已經強大起來，不得而知。我只看見許多人品行墜落，廉恥漸滅，以作惡為當然，以行善為例外，從前不忍作的事，現在忍作，從前不敢作的事，現在敢作，奸險貪污，無所不至。這些年來，大陸上一部人接受了共產唯物思想，與這事有無聯帶關係，也就不問可知了。

再進一步說，道德的淪喪，雖是群眾的重要問題，而不是個人的切己問題。所謂切己問題，乃是我們本身的利害。假設實際上有鬼，我們的未來生命，便與鬼的問題，有了聯帶關係。佛教裏勸人的話常說：「人人已知有來春，自然積得來春穀，人人若知有來生，必須修得來生福。」在世俗的說法，每人終不免死後作鬼，在佛教的說法，每人不可以甘心作鬼，佛教便是在這個節骨眼上建立。丁福保居士編過許多勸人學佛的書，如佛學撮要，佛學初階，佛學指南，佛學之基礎，六道輪迴錄等等，都是把握這個問題的核心，由明鬼而學佛。我的信佛，便是因看他這些書而發心。與我走同一步驟的人，也會很多。假設無鬼之說，可以成立，丁先生的許多著作，便都同於廢紙，不值一看。

不信沒有證據的事，本是科學態度，不幸我國新學派的人，對於鬼的問題，不但肯搜羅證據，而反容心抹煞證據。不信沒有證據的事，而是不信有證據的事。於是所得的結論，只是私人的成見，而不是天下的公言。經過數十年的光陰，西人的研究，業已日新月異，我們仍膠着在閉起眼睛，高喊破除迷信狀態之下，由知識方面錯誤，形成道德方面的墜落，由道德方面的墜落，形成利害方面的麻木，究竟誰是迷信，誰不是迷信呢？